

# 春到人间说桃花

杨群修

春雨如烟，又是一年春来到。几天前看去还是一树树枯枝般的桃林，昨天桃枝上的花骨朵还胀着，今早已是满树喷红争奇斗艳了。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写的是梨花，桃花不也是千树万树地开着吗？只是梨花素雅，粉黛薄施，如闺中淑女般怯怯，柔弱之躯袅袅娜娜，看见人来观赏，却似以宽袖遮掩娇羞之颜的美女，眉宇间有一点嗔怨感戚，白花茫茫，让人不由生出伤春之感。

哪像似这桃树桃花，火一样的热情，未言先笑，人未近来笑靥早开，看着花儿红扑扑的脸，仿佛听见花丛中有人花里朗朗的笑声。来赏花的人站在树下，手抚桃枝，伏嗅其香，相机镜头里只见“人面桃花相映红”，一张张照片留存的都是欢笑，年年来踏青赏花的人喜爱的就是这漫山遍野的灿烂。

桃花性子急，在寒潮初退、乍暖还寒

的日子，桃叶还在怕冷，缩着不肯长出来，桃花却急吼吼满面通红地从枝干里挤出身子来了。记得有故事说一个叶姓的教书穷儒，帐下有一个林姓的富家学生，平时成绩不怎么好，而他的“家庭作业”屡屡妙句如珠，令人看了叹为观止，疑是有人代作，叶先生细细盘问方知其姐姐林秀茂所为。素闻此女才貌双全，自叹一介穷儒，难得一睹芳容，遂提笔随手而写“竹笋初生，何时方得林秀茂”的上联给学生带回，以景寓情，其实也有爱慕之心，暗含抛绣球之意，且看她如何回复。其联也有慨叹自己身份卑微，心里有相恋之情却又觉得枝高难攀，遮遮掩掩。如此惴惴不安一夜，转侧难眠。次日早上，林同学带回素笺，叶先生连忙打开，回联是“桃花乍放，一心不许叶先生”，叶先生一看像泄了气的皮球，热脸蛋贴在冷屁股上了。

且不说这叶先生热脸蛋贴上人家冷

屁股如何的尴尬，细细看眼下这乍开的一树桃花，却也真的是比叶子先几日而生，可见古人的故事估计也不是胡编的。

自古以来，桃树与人相依相伴，人们喜欢在房前屋后种上几株，扎上一道竹篱笆，把桃树、瓦舍茅房围上，老人传说居家有桃树是可以辟邪的。虽然新春佳节已过，那桃花在农家小院绽放，衬托着堂屋门口有点褪色的对联，依然觉得院里屋里有节日那般的喜气洋洋。

春来桃花火样红，那蜂儿新年第一口新蜜就是从这桃花里采来的，你要是细品春蜜，是不是觉得有一丝淡淡的桃花香味蔓延舌尖？

清晨，流过屋前小渠的清泉声，站在石板桥上可以看到荡着的片片花瓣。哦，原来是村头那眼清泉旁边也长有桃树，鸟雀在树上叽叽喳喳地吵闹，搅得落英缤纷，花瓣飘飘荡荡落下，浮在水面随水缓缓而去，才有这一幅落花

流水的景象。

扛着扁担上地里干活的村嫂，在路边桃树的矮枝上随手摘一朵插鬓上，倒也平添了几分俏丽，笑声伴着上工的人们一路闹着往田间去了。

林间溪流清碧，一叶小小渔舟系岸柳，柳芽儿如一串串翠玉缀柳枝，和春风携手摇曳摇曳。溪边一根枯枝上，蹲着一只翠绿的打鱼郎鸟，侧着脑袋恼怒地瞪着柳树上“啾啾”鸣叫的花翅鸟，怕它惊了水里的鱼儿。

村边弯弯曲曲的小径上，有邻村酒友又抱着酒壶来了，一到村口就大嗓门喝喊：“好兄弟再来。”想是日前喝败了不服，又抱酒讨公道来了。喝酒人有好酒好菜，也要有好酒量的好兄弟做伴才痛快。

哦，此情此景似曾相识？哦，莫不是进入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里去了？仙境里原来也有桃花。

## 清明时节的雨

韦丽菊

是夜，口渴起来喝水，躺下却再也无法入睡。窗外，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发出滴滴答答的声音，合着不时传来的一声春雷，反倒让原本就寂静的夜变得更加寂静。隔着窗帘我能想象到雨打玻璃的样子。想起早上起床时，拉开窗帘，在三十多层的窗外，一眼望去，烟雨迷蒙。在这雨雾中，身处这城市的高楼，竟也变得有些飘飘欲仙。

听着这雨声，想起昨天刚教女儿的那首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我这个中年人，此时不也正是“听雨‘高’楼上”吗？

清明节总是离不开“愁”字，何况还有这点点滴滴、淅淅沥沥、引人愁绪满怀的雨：“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自在飞花轻似梦，无边丝雨细如愁”“幽人何事苦伤春，春雨无端愁煞人”“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当那个远乡变成这辈子再也无法企及的远乡，那个逝去的人想见而不能，甚至连回忆和梦都变得奢侈，又怎能不忧愁、怎能不断魂！悲欢离合怎能做到无情呢，有情才是人生啊！

人到中年，对于生离死别，较于少年时期，更多了一份深沉。年少时，面对这些，我们可以号啕大哭，淋漓尽致地表达我们的情感。而这时，确是识尽愁滋味的欲语还休、无声泪流，甚至无泪可流。

那个桃花烟雨江南的故乡啊，有叼着卷烟赶着牛儿不停吆喝着耙地的父亲，小狗跟在后面疯跑；有挑着担子颤悠悠从田埂上走来的母亲，担子一头是嫩秧，一头是最小的娃。还有卷着裤脚在田里撒野，捉老鼠蛄，捉小鱼小虾小螃蟹弄得满身泥浆的我们。那时，风很轻，花很香，孩子们的笑声很响亮；我们，很小；父母，很年轻。

那个故乡，如今可还安在？风是否还依旧轻？花是否还依旧香？孩子们的笑声是否还很响亮？很小的我们、很年轻的父母，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们已经长大，在遥远的他乡安家，开始变成了年轻的父母；父母正在老去，不再赶着牛儿耙田，也不再一头挑秧苗一头挑着娃儿。那只跟在犁耙后面的小狗，多年前也已死去。是啊，那个桃花烟雨江南的故乡，那个满身泥浆捉老鼠蛄，捉小鱼小虾小螃蟹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

春草明年绿，王孙归不归？又是一年清明时，在无边丝雨中，只愿想见的人儿都能相见，亦愿不能相见的人儿可以释怀。



松舞云端 (覃建华 摄)

## 又到清明时节

与文行

因离家远，每逢清明节，基本没有回去给祖先扫过墓，加上短暂的清明假期，也不允许我长途跋涉来回奔波。因此，每到清明时节，只能遥望家乡在心里祭拜祖先。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总会有些许忧伤。

前些日子，接到母亲来电，说往年我都没有回去扫墓，今年疫情期就更不可能回去了吧。

是的，我跟母亲说，疫情防控还处在关键期，即便我有心想回，为了安全，还是原地不动的好。

母亲理解地嗯嗯，后又絮絮叨叨，说她还是像往年一样，多备了纸钱和“挂青”，里面有一份是我的名义，帮我拿去祭扫祖先。

母亲的周到，让我倍感幸福又热泪盈眶，同时心里也对她充满了愧疚。年少不懂孝顺，没有好好心疼过母亲，待到长大懂事却远在他乡。在他乡的年岁，又不能在她身边尽孝，反而让她为我们牵挂。

在我的家乡，祭扫风俗和广西截然不同，哪怕不回去，也要尽一份对祖先祭拜的心意，备上纸钱和“挂青”，同时拿去祖先墓地，将“挂青”插满坟墓，纸钱是烧得越多越好，再放一串鞭炮，然后跪下祭拜，祭拜完后就各回各家。家族不聚餐，也不邀约一起去祭扫，都是各去各的，各祭拜各的，更不用拿锄头、铲子和劈柴刀具等，而是等到墓地串起很高的杂草了，才去清理一下。

而在广西，多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全体出动，扛上锄头、铲子和劈柴刀具等，一行人浩浩荡荡，割草、锄荆棘，将墓地清扫得看不到一丝杂草。而我的家乡双峰，祭扫前去墓地是青草萋萋，祭扫完后，墓地依旧青草萋萋。

记得初入广西时，看到如此热闹，如此截然不同的清明祭扫，我委实惊讶，后来待的时间久了，见的场面也多了才明白，精深的中国文化，

迥异的各地风俗，成就各自不同的民族文化的风土人情。

广西人注重清明节，祭扫完后，家族聚餐，鸡鸭鱼肉样样齐全。相对而言，我家乡的清明节，祭扫场面过于冷清了点，也不像广西人春节可以不回但清明节一定会回。

家乡的清明节，离家在外的基本不会回去，大多是留守在家的人负责祭扫，有的甚至都不祭扫，只在家里默默地念着祭拜祖先，因为家乡人祭拜祖先，大多都是在春节完成的。在我们家乡有这样一风俗，春节可以不去别人家拜年，但祖先的墓地，是一定要去的。因此，清明节对家乡人而言，就不那么注重了。

清明，这个延续了两千多年的重大民俗节日，不管是哪种祭扫方式，都对祖先深深的缅怀和传统文化的延续，不尽相同才能成就不一样的风景。

## 这一刻，你们的英魂震撼苍穹

——献给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中牺牲的烈士

黄宗信

这一刻，神州大地上的汽车、火车和舰船都汽笛长鸣  
这一刻，天地动容山河肃穆万籁无声  
这一刻，天公洒泪行人驻足万众低头  
这一刻，十四亿中国人民向你们默默致哀，满怀崇敬

啊！降下一半的国旗在春风中默默凝望  
她想起了  
为了她能够高高飘扬  
是你们为国逆行的身影  
挡住了想扑向地的妖毒毒云  
她想起了  
为了让她能更好地绽放出神州的笑容  
是你们和疫情的搏杀  
扫除了想玷污她灿烂美貌的瘟神

啊！肃穆中的群山想起了  
为了让神州的青山绿水不被疫瘴污染  
是你们用忠诚的坚守  
切断了病毒恶魔的四处狂奔  
是你们用无私奉献的热血  
浇灌了春暖花开的醉人美景

啊！低头默哀的人们想起了  
是你们夜以继日地挡在十四亿人面前  
用回春妙手一次次消灭了病毒赶走了死神  
华夏大地因此又开始人欢马叫  
神州百姓因此又开始了万里鹏程

这一刻啊！你们的英魂震撼苍穹  
长长的汽笛告诉大地苍天日月星辰：  
你们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  
你们是守护生命保卫人民健康的功臣  
让日月作证，让山河作证  
祖国，会在中国梦的殿堂里描有你们的身影  
人民，会在长征的征途上踏着你们的脚印前行……

## 在春天里读一首诗(外一首)

山鹰

如无数温柔的纤纤手指  
舞动灵巧  
或轻或重  
敲打愿意与不愿意  
毫无预设最原始奏乐铺天盖地  
一首诗在春天里展开  
入明亮的眸拨动心里的弦

打印在芭蕉叶上文字  
堪畅淋漓读博大胸襟  
松针被点醒  
一句句感叹坚强谱写  
枫叶用绿色手掌接过珍贵的话语  
虔诚传递给土地  
企盼秋的一袭红衣装扮

读懂春的洗礼  
夏季勃勃生机自然明了

### 四月的风

四月的风  
牵扯三月余留的纠结  
把料峭推进笔尖  
蘸着水土磨磨成墨  
写在街头巷尾

四月的风  
缤纷给脚印收藏  
把新绿作为最正常的主色  
还给此时的山  
为什么有几座无法覆盖忘怀

四月的风  
托付半杆飘动的庄严  
将深深的记忆用静穆传递扩散  
灵魂与心灵默契告慰  
用合适符号存放

## 梨花风起正清明

刘晟岳

晨起，从楼宇上俯瞰小区院落，一树梨花正开得灿烂如雪。白色娇嫩的花朵在绿叶环绕间显得垂涎欲滴。清晨的微风轻摇动树梢，树影婆娑轻摆，让人好不惬意。我下意识地翻开日历，惊觉时光的车轮马上就开到了葱茏的四月，清明节跟随暮春的脚步就要临近了。

早餐时，翻看手机相册，不经意间看到去年和友人清明时同访柳侯祠的照片。心中不由得像打翻了调味瓶，五味交杂，在我的心头萦绕。风清景明，慎终追远，我们总是习惯在4月的生机中去告慰心中深切的哀思和寄托，就像每年的这个时候，我都会想起爷爷的身影。

记忆里爷爷长得很高，黝黑的面庞带着一双小小的眼睛。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放在大街上很普通的老头儿，带给

了我独一无二的童年。春天，万物初醒的季节，爷爷会带着我去田野里抓麻雀。小小的竹篾筐，一把饱满的谷子和一根带线的小木棍，是我们全部的工具。将谷子轻撒，饿了一冬的麻雀争相来抢食，最后成了我们的俘虏。这样的记忆碎片总会于春天在我的脑海里被唤醒，仿佛潜伏了一整个冬天的种子，总是等待着适当的时机破土而出。

种子是这样，思念也是这样，它藏在我心中的一个小角落里隐秘地生长着。以至于到了城市读书后，我对春天和家人放风筝、野餐的同学并不是特别的艳羡，而是无比怀念童年时在那片田野里我放生的小麻雀，以及那个陪伴我成长的至亲。在梦中，我许多次听到童年的柳梢声响起，幽远而清霖，宛若秋天的明月，清明的细雨，在我耳边回响。微风划

过柳梢头，叶随风动，水波泛起了涟漪，惊醒了熟睡中的我。

爷爷于2010年冬因尿毒症去世。还记得那是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早晨，周围人的哭声令我不知所措。看着门里门外忙忙碌碌的人们，我也兀自流起泪来。爷爷走了，带着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走了，我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因为那天之前他还说要春天陪我去田野里追捕麻雀，然而，这次他食言了。那个春天，没有人陪我去田野里感受春意，所有的笑声和哭声都仿佛被温暖的春风吞没了。

后来因为父亲工作的缘故，几经辗转，我离开了童年时的那片土地，离开了那些曾经朝夕相处的善良的人们。但是每年的清明，我仍会尽量陪同父亲去爷爷坟前敬献一束花。我想，爷爷在另一

个世界的角落里，如果看到这些盛开的花朵，一定会和我一样想起那些明媚晴朗的春天。

今年由于疫情，我没能回老家。植树节时，戴着口罩同社区的志愿者一起在小区栽种了几棵桃树和梨树。每个栽树的志愿者都可以写一个明信片挂在树上，我毫不犹豫地写下了爷爷的名字，就这样，这棵小树寄托了我所有的思念，在春风里摇曳生姿。

宋代诗人吴惟信曾有诗云：“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在全民抗疫的特殊时期，出城显然是不太方便，但是不妨给那些我们思念的亲人写一封纸短情长的信，那些我们平时说不出的话，那些我们心中波动汹涌的情，都可以在笔尖下释放，到达思念的彼岸。



春耕 (蓝炳培 摄)